

汪精衛和王揖唐

萬墨林

——滬上往事之十二

安福系的頭號人物

當皖系安福俱樂部成立初期，那幫未來的安福系要人、安福系議員，支領段祺瑞的豐厚津貼，徵歌逐舞，花天酒地。不是捧角兒，便是逛窯子。顧氏和小阿鳳兩母女到了北平，在八大胡同韓家潭搭了班子，自此讓小阿鳳投懷送抱，高張艷幟。小阿鳳是南國佳麗，麗質天成，兼以訓練有素，活潑乖巧，所以生涯鼎盛，短暫期間，就給顧氏賺了不少的錢。

王揖唐是安福系的黨魁，也是八大胡同的貴賓、常客。那般花容月貌，艷光四射的紅姑娘他見得多了，反而欣賞起顧氏徐娘半老，風韻猶存，居然還是女兒家身來。顧氏呢，自份婚配無望，居然交了「老」運，獲得總長大人的青睞。不用說，她是千肯萬肯，百依百順的。就這樣男貪女愛，顧氏心甘情願給王揖唐做小，帶了她的義女小阿鳳，和全部積蓄，就此搬到王公館去。

顧氏成了王揖唐的大姨太，決心洗心革面，力求上進。不但主持家務井井有條，而且還由王

揖唐教她習小楷，作舊詩。兩三年下來，居然字也可觀，詩也可取，行動舉止還有了那麼一點書卷氣。王揖唐對她越來越寵愛了，當王揖唐合肥家鄉傳來噩耗，他的元配夫人病逝。王揖唐便在北京城裏辦了一場喜事，請國務總理段祺瑞主婚，把顧氏給扶了正。

顧氏成了當朝一品的王夫人，虧她還有良心，首先便想到她女兒小阿鳳的婚事，他請小阿鳳她爺王揖唐代他物色佳婿對象。王揖唐私底下說：小阿鳳縱然年青貌美，但却由於她在八大胡同名氣響亮，人人都曉得她的出身，要找個有財勢的朋友，除非是做偏房。這一層，顧氏和小阿鳳兩母女倒也並無異議；當時正值金佛郎案和三八屠殺學生慘案發生，空氣對段祺瑞極為不利，直系曹錕、吳佩孚乘機崛起，王揖唐深知王克敏在曹錕跟前一言九鼎，最有影響力，為求王克敏進一言而緩衝局勢，便使了個美人計，願將小阿鳳雙手奉送給王克敏作妾。王克敏好色若命，又久聞小阿鳳的艷名，真是喜不自勝。因此，小阿鳳便成為王克敏不可一夕無此豸的妾侍，王揖唐

和王克敏，就此成為歪打正着的「翁婿」。王克敏心感之餘，也曾投桃報李，在皖系面臨重大危機之際，使之暫且穩住些時。祇不過，直皖大戰槍聲一響，皖系兵敗如山倒，十萬大軍潰敗無餘，從此以後，王克敏便一直騎在他老丈人的頸子上了。必得汪精衛費盡心機，清除異己，方使王揖唐門垮了王克敏，稍微的揚眉吐氣。

給汪精衛當頭棒喝

汪精衛在奔走南北，加速成立偽組織的民國二十八年九年間，他所面臨的態勢就有這麼複雜，交手的對象更是如此其難纏。如若說汪精衛當漢奸是在從事他一生之中最艱難的一次政治鬥爭，似乎也並不為過。明治維新以後，日本積極侵華，日本朝野之間所最不願見之事，惟在中華民國的統一，抗戰以前如此，抗戰以後亦不例外。日方對於其所攻佔的廣大淪陷區，惟一目的厥為搞成一個四分五裂的局面，然後分別駕馭，統而治之。所以日本人自始至終便不願見華北、華南統一於汪精衛的漢奸旗幟之下。這一點，王克敏看

得比汪精衛更清楚，同時，汪精衛又比他的「前輩」梁鴻志明瞭得多。

起先，當王克敏的偽臨時政府，和梁鴻志的偽維新政府相繼開張以後，日方曾予規定：男北兩偽府每月舉行一次聯合會議，尤且硬性規定雙月在北平，單月在南京。因此，第一次南北二偽府聯合會議乃在漢奸資格較老的北平舉行，地點係在北洋政府時期的外交大樓。屆期梁鴻志親率他的偽維新政府首要一體北上，移樽就教，這首次會議係以王克敏為主席。

第二個月逢單，於是王克敏又帶領所部大舉南下，參加以梁鴻志為主席的第二次南北羣奸聯席會議，却是這一次會議和上一次一樣，雙方既無權利牽涉，亦無意見衝突，傀儡聚會，就唯有吃喝玩樂，犬馬聲色。像這樣會而不議，議而不決的羣奸會議一連開了六次，連日本人都認為是勞命傷財，多此一舉了。

等到汪精衛脫離抗戰陣營，二十八年五月方由日本人迎來上海，一度赴日洽商究該如何賣身投靠，又急吼吼的籌組偽組織。一開頭他便煞有介事，要召開什麼「全國代表大會」，擺出來就是淪陷區歸於一統的架勢。汪精衛爲了這個偽全代，着實是苦苦經營，煞費心機。他派陳允文、周化文二奸秘密北上，到處活動。再使李景武、焦瑩二奸分頭拉人，這四名巨奸居然拉到了四十二位準漢奸，偽代表地域包括遼寧、吉林、黑龍江、陝西、甘寧、青海、寧夏、新疆、熱河、察哈爾、綏遠、山東、山西、河南、河北等省，以及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南方各省市當然更不

用說了。汪精衛一手導演的偽全代會在極司斐爾路陳調元舊宅揭幕，選舉偽中委，組成偽中委會，宣佈汪精衛即將「組府還都」，但却加上了一個無可奈何的尾巴：「必需先與日方成立一基本諒解」，因爲日汪密約猶在逐日洽商之中。

北有王克敏，南有梁鴻志，倘若這兩重障礙不除，汪精衛的偽組織又怎能出現？因此，汪精衛在訪問北平和南京，盡到了「禮數」以後，便藉日本人規定的南北兩偽府聯席會議之便，在南京首度列席，準備和梁鴻志、王克敏從長計議，分一分贖。殊不料，就在頭一天的會議席上，王瞎子王克敏絲毫不講情面，兜頭就給了汪精衛一悶棍，他虛張聲勢，語語恫嚇的說：

「汪先生，溫院長，二位一定早已曉得，滿洲國皇帝移鑾北京城，早就是關東軍的預定計劃，既定決策，什麼細微末節，全都預備好啦，祇要是關東軍部一聲令下，宣統皇帝就要回到北京城裏來。除此以外，如今住在北京城裏的吳子玉（佩孚）吳玉帥，也是關東軍的次一目標，利用對象。吳玉帥一旦出山，日本也就不必跟你汪先生打交道了。此所以，時至今日，我王克敏祇不過是皮，汪先生你倒是毛。汪先生，你總該懂得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吧？」

汪精衛聽了王克敏所說的這些話，語語威脅，十分狂妄，他自比爲「皮」，把汪精視爲「皮」的附屬品——「毛」，心中當然是憤恚莫名，極其懊惱。却是以偽組織的「大局」爲重，也祇好顧左右而言他，忍下來了。然而，汪精衛一向氣量狹小，王克敏挾日人之勢，睥睨羣奸，盛氣

凌人，汪精衛却是一旦喫虧便永難忘懷的。因此，在這一會的會議席上，便種下了往後汪精衛用九牛二虎之力，整垮王克敏的張本。

噱垮了偽維新政府

就在汪精衛的偽組織開張之前，汪精衛透過他的後台老闆：日本特務機關長影佐禎昭的關係，從東京方面對王克敏施壓力，必欲組成一個至少在表面上統一的漢奸機構。王克敏迫不得已，才有第二次南京之行。這一回，他不能不雙手讓出漢奸中的「老大」地位了，因爲新成立的偽組織將以汪精衛爲首，那是日本人的意思，主子的吩咐，王克敏焉有不遵之理？可是，當他率領漢奸嘍囉抵達南京，依然擺出一副拒汪於千里之外的嘴臉，在會議席上，王克敏不讓能說會道的汪精衛專美於前，他滔滔不絕，搶着發言，一再強調「華北特殊化」。弦外之音，就在於他的北五省地盤，不容任何人侵犯。汪精衛召開這次三奸會議的主要目的，正是要商討如何解決華北政局，他甚至暗示，只要王克敏肯予合作，他不僅讓出最有實權的偽行政院。汪精衛希望華北漢奸頭腦大舉南下，參加他的偽政府，王克敏的偽臨時政府從此撤銷，華北五省歸於汪偽政權的「統治」。然而，王克敏却口口聲聲的拿「華北特殊化」作擋箭牌，力阻汪精衛的班底北上。尤且暗示，日本政府的對華政策，原則上走的就是「個別統治」路線，所謂使汪精衛組織統一政府云云，無非表面文章而已，那能假戲真做，認得了真？王克敏抱牢他的華北五省淪陷區不放，汪精

衛也就無法越「金湯鐵池」一步了。會議多日，仍舊還是毫無結論，不歡而散。

第二次預定的「還都」日期越來越近，汪精衛急得一佛出世，二佛盤涅，日夜焦思，到處奔走，甚至還再跑了一趟東京，分頭哭訴，這才博得東洋主子的同情，決定再一次對王克敏大加壓力，迫他自動取消偽臨時政府。於是，這才有羣奸畢集，連他們的後台老闆都一體出席，臨場監督「指導」的青島會議出現，汪精衛的重重阻礙，天大困難，終告暫獲解決。王克敏和梁鴻志當衆表示，願將華北的偽臨時政府，和南京的偽維新政府同時取銷，南北兩漢奸機關，一併歸到汪精衛的豬尾巴旗之下，正式建立汪偽政權。

汪記嘍囉額手稱慶，雀躍三千，連汪精衛也是放下了心裏一方巨石，長長吁了口氣。但是接下來還有一台漢奸首腦的重頭戲，也可以說是三奸青島會議的延續。王克敏應汪精衛、梁鴻志之邀南下，帶着他的艷妾小阿鳳，重溫一番秦淮風月。白天開會分贓，入晚飲宴連連，尋歡作樂。在那幾天裏面，汪記嘍囉却在日夜籌商，拿出了縱橫捭闔，威脅利誘的看家功夫，叫梁鴻志挨了當頭一刀，却又使王克敏喫下了慢性毒藥，在這一回合裏，汪精衛的政治權術，簡直發揮到淋漓盡致，心腸之狠，用計之毒，誠堪令人拍案叫絕。

汪精衛自承戰敗，投降「還都」，大封功狗，漢奸羣狗搶骨，互不相讓，羣奸人事安排真正教他傷透了腦筋。日本的「梅機關長」影佐禎昭首先當上了他的後台老闆，阿部信行特使尤其是

高高在上的太上皇。汪精衛爲了拆散梁鴻志的偽維新政府，曾經唆令周佛海和梅思平，透過岑德廣的關係，極力拉攏偽維新政府的兩名實力派漢奸：偽內政部長陳羣，偽軍政部長任援道，果然逼得梁鴻志焦頭爛額，走頭無路，他只好向汪精衛宣告投降，表示他祇想當個院長，其他一切都好商量。汪精衛一想，梁鴻志的弦外之音，當然是要求汪偽組織的偽行政院院長一席，祇不過這個偽組織的權力機構又決不能拱手讓人。於是他跟梁鴻志耍了一記噱頭，哄那北洋餘孽，老牌漢奸梁鴻志，他說：

「北京方面臨時政府的王克敏，始終沒有和我們達成協議，未來如何，殊難逆料。這行政院長一席，必須虛席以待王克敏那邊的人，以免夜長夢多，又起什麼變化。因此我想暫時兼攝幾天，請梁先生以顧全大局爲重，屈就一任監察院長，不知梁先生意下如何？」

匆匆登台舉目淒涼

梁鴻志本來就是一個胸無大志，庸庸碌碌的老官僚，論勾心鬥角，爭權奪利，他當然不是汪精衛的對手，何況他的哼哈二將陳羣、任援道，先已投入汪精衛的陣營。梁鴻志既無骨架，又乏實力，他無可奈何，祇好點了頭來，當了個投閑置散的偽監察院長。

偽維新政府的頭兒一解決，接下來就輪到兩名實力派大漢奸，陳羣和任援道。汪精衛把陳羣放在原來位子上，繼任偽組織內政部部长。任援道亟於抓兵權，擴充實力，汪精衛便投其所「好

」，派他當綏靖軍總司令，叫他自己去跟東洋人打交道，任援道的綏靖偽軍，只要東洋人答應，能募多少便多少。

任援道直接領軍，汪精衛便順利自然的由偽組織代理主席，兼偽行政院長，再兼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了。必須有此偽職，往後他才能大過其癮的穿上偽陸軍上將戎服，偽海軍上將軍裝，招搖過市，經常「巡視」，到處亂跑，而大拍其照。

汪偽組織以下的五院，除了偽行政院以外，其他四院全都是空架子一個，一無實權，二無編制，唯獨偽行政院要充充場面，替東洋人跑跑腿，辦辦事。當年以汪精衛爲首的公館派，和周佛海當家的周佛海派競爭激烈，互不相讓，幾經磋商調處，方始決定兩派平分秋色，各有所獲。「公館派」得其名，周佛海派則小有實惠。其中「公館派」五員大將，陳春圃當偽行政院祕書長，褚民誼當那並無外交可辦，尸位素餐的偽外交部長，林柏生當偽宣傳部長兼偽青少年團團長，胡蘭成任偽宣傳部政務次長，兼汪記機關報上海中華日報總主筆，陳公博尤以一副候補偽行政院長的姿態，暫且退居閑曹，他所發表的漢奸官職是偽軍事政治訓練部長。

包括周佛海本人在內，「周派」的幾員大將就比較踏實得多了。周佛海先當偽財政部長，繼而又兼任偽中央儲備銀行總裁、偽特工委員會主席、偽警政部長。「周派」要角梅思平，當上了偽工商部長兼偽糧食部長，這兩個偽機關，在日軍厲行物資統制的情況下，着實是大有油水可撈



日本艷星李香蘭（右三），中國影星汪洋（右二）都是日本軍閥籠絡羈縻羣奸的工具。右係汪精衛的心腹褚民誼，左為偽滿洲國駐日「大使」李紹庚。

的。羅君強則身任偽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丁默村當偽社會部長。

那時節

汪偽組織勢力所可伸展的地盤，說起來真是可憐之至。在日本皇軍佔領的淪陷區裏，華北王

克敏的偽臨時政府，後來雖然被改稱為偽華北行政委員會，但是，由於王克敏根本就不買汪精衛的賬，整個華北淪陷地區依舊還是王克敏的「天下」，為汪偽組

織權力所望塵莫及。此外如湖北、江西、福建、廣東四省猶在日本皇軍的佔領之下，汪精衛早就探聽過了，日方全無將上列四省行政權交還給汪偽組織的打算，因此這四省地盤也就可望而不可即，唯有期諸來日日方大發慈悲，分一杯羹而已。

華北各省和鄂贛閩粵四省之外，日本皇軍所攫奪於我國地區，就祇剩下了江蘇、浙江、安徽三省。其中安徽一省日方並未打算「移交」給汪精衛，浙江亦情形相仿，浙江省偽主席一職正捏在日本駐華特務頭腦土肥原賢二手裏，上海三大亨之一的張大帥張嘯林削尖了腦壳往裏鑽，結局是一命嗚呼，死於非命。江蘇省偽主席一職由偽維新政府的老牌漢奸陳則民擔任，汪精衛他們要想打陳則民的主意，那還早得很哩。

開門迎敵紅顏銷兵

所以汪精衛出盡洋相，上得台來，前後左右一望，自難免有一場春夢，兩手空空之憾，除了一座經過屠城血洗，姦淫燒殺，幾成鬼市廢墟一般的南京城，「公館派」也罷，「周佛海派」也好，兩者一般兒的是海市蜃樓，一無所有。當時兩派鷹瞵虎視，夢寐以求的唯一指望，厥在富甲天下，美盡東南的黃浦灘，偏巧，黃浦灘上就有一個漢奸資格比偽維新政府行政院長梁鴻志更老，名氣也比梁鴻志更大的傅筱庵。

傅筱庵名宗耀，和杜月笙先生也算得上是老朋友了，他在上海辦通商銀行，在存戶擠兌，緊急萬狀的時刻，杜月笙先生曾經仗義相助，救過

他和通商銀行的命。祇是他為人處世的方針和杜先生大不相同，總喜歡拉拉扯扯的搞上些政治關係。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第一期北伐成功，底定京滬，在東南半壁民衆額手稱慶，熱烈歡呼聲中，傅筱庵反倒因為資助北洋軍閥，與國民革命軍爲敵，一時作賊心虛，逃到了大連港去，就在滯留大連的那一段時期，傅筱庵開始和東洋人搭上了關係，後來使他成爲了偽上海特別市長。

用釜底抽薪之計，拿那本來就毫無實權的梁鴻志開刀祭旗，叫他當無公可辦的偽監察院長，伴食之餘，無所事事，梁鴻志便唯有寄情於搜集古書字畫，研究食譜，刻意一飲一饌的烹調製作。有時候牢騷滿腹，無從排解，也寫幾首帶有一股無可奈何之情的舊詩，由而可以測知他的心境，例如他的一首「懷人感舊」，即曾有云：

「世故挽人殊有力，餘生相見且軒眉，一鳴何地容吾喙？萬事輸人勝以詩。

閱報攤書眞兩失，聽香讀畫鬱千悲，何當共子謀娛野，盡意看山快暫時。」

又如下列的一首，便大有悔不當初的意味——

「懶說金源入獨松，開門延敵事成空，紅顏自足銷兵氣，青史何嘗罪寓公？四塞丸泥蒙叟篋，三邊甌脫楚人弓，君王自割燕雲地，鷄狗何曾是董龍？」

這位在三巨奸之中列其一的偽維新政府首腦，汪偽組織「監察院長」梁鴻志，他那一任偽監察院長，一坐便是六年半，既無「建樹」，亦乏收穫。他的最後結局是直到民國三十四年八月，

日本無條件投降，抗戰勝利，他却在舉國同胞一致肅奸聲中，悄悄兒的，帶了丁慧貞和趙慧貞兩名姨太太，跟一個女兒，藏頭匿面，隱姓埋名，溜到蘇州租了幢房子，足不出戶。然而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梁鴻志姨太太某次喬裝改扮到上海，在火車上被偽維新政府的一名小職員發現，行藏敗露，被治安人員跟蹤到蘇州，一舉擒獲，梁鴻志的叛國罪二審定讞，被判處死刑。民國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執行令下，他寫了三封遺書，一共有十幾張紙，還想再往下寫時，看一瞥壁鐘，發覺爲時業已不早，便強作笑容的說：

「都快十二點了，不敢誤法官用飯。」站起身來，招呼兩名負責執行的法警說：「我們走吧，謝謝你們。」

兩名法警挾着梁鴻志，步向上海提籃橋監獄刑場，繞場走了一週，方始到刑場草坪中央的一張椅子上坐下，梁鴻志仰臉看了看天，一聲長歎，一名法警拔出駁殼槍，瞄準梁鴻志的後腦便放。可是咔嚓一聲響，却並未發子彈射出，原來是子彈卡住了。這時梁鴻志驚了一驚，回過頭去探望一眼，移時槍聲響處，槍彈貫穿他的後腦，由他口中射出，擊碎門牙兩顆，梁鴻志向前仆倒，鮮血汨汨，流向草坪，但見他身子還抽搐了兩三分鐘，方始一命歸陰。

自三十四年十月中旬被捕，從蘇州押到上海，梁鴻志在伏法前曾經羈獄八個多月，其間他寫了不少懺悔自悲的詩篇，後來竟積了三百餘首。梁鴻志編了個詩集，題名「待死」。想當年，汪精衛組織偽政府，南北羣奸粉墨

登場，喜氣洋洋，其實也是在「待死」而已。汪精衛輕而易舉的解決了梁鴻志那一邊的問題。對待王克敏，可就要傷透腦筋，煞費心機。首先是王克敏出反爾，翻然變卦，置東京方面的煌煌嚴令於不顧，他要成立一個「華北行政委員會」，取代業已決定取銷的偽臨時政府。此一大出意外之舉，幾乎使汪精衛手足失措，無從應付。雙方相持不下，一連磋商多日，最後的結果竟又是王克敏堅持己見，一步不讓，「新瓶裝舊酒」，「換湯不換藥」，華北五省，依舊還是不容汪精衛染指沾邊的「特殊化」地盤，汪精衛徒呼負負，無可奈何，被迫依允了王克敏的要求，祇不過，他的殺機已起，汪王鬥法自此而始了。

王克敏的氣令智昏

汪精衛左右多的是陰謀詭計的政客，策士，他們私下一商議，認爲華北的漢奸局面，誠然是王揖唐、王克敏二王合作之局。可是，二王前爲政敵，後爲「翁婿」，兩者之間矛盾叢生，不時的有權力衝突，利益爭執。二王都是朝秦暮楚，有奶便是娘的無恥之徒，因此，正可以利用他們之間的矛盾。

於是，汪精衛一面派人向王揖唐送秋波，一面和王克敏打商量，可否派王揖唐南下，出任偽考試院長。王克敏不知是計，他認爲王揖唐自願放棄和他爭權奪利的機會，參加汪偽組織，反倒給他自已解除了心腹大患，因此欣然應允。轉眼間，到了三十年四月，汪精衛在南京召開羣奸會議，王克敏依舊是趾高氣揚，誰也不肯

賈賬的模樣，湊巧汪精衛安排三奸席次，他自居主席，那是三方面一致承認的，第二把交椅，在汪精衛看來，南京原是梁鴻志的地盤，梁鴻志且「貴」為偽監察院長，理該由梁鴻志坐。王克敏呢，祇好委屈他坐第三位。

然而王克敏却根本不作此想，他覺得論漢奸資格他頂老，論管轄地區他最大，主席一席讓給了汪精衛，在他已是莫大的委屈，三奸的第二把交椅，那就該輪到他坐才對。詎料，王克敏率其嘍囉一到會場，便發現梁鴻志先已坐在第二席上了。當時王瞎子的這一怒，真是非同小可，他當場給汪精衛、梁鴻志難堪，臉色陡變，拂袖而去，決心鬧個捲堂大散。

這一來，使羣奸大驚失色，王克敏的左右親信：汪時暉和殷桐等人，唯恐局面鬧僵，難以收場，便死氣擺裂拉住王克敏，苦苦相勸，何必為個席次問題，鬧到這個地步？王克敏倒也從「善」如流，仍然回到第三把交椅上坐着，却是板緊了臉，滿面怒容，坐在會議席上生悶氣，自始至終一語不發。

殊不知汪精衛的手法，何等毒辣！他心知驅除排斥王瞎子的有利時機，業已來臨。一年多以前，他調王揖唐出長偽考試院長，那是在給王克敏下一劑慢性毒藥，離間這兩「翁婿」，遠克敏而親揖唐，反正祇要對王揖唐略之以利，他斷無不與自己合作的道理。當日的會議席上，王克敏「氣」令智昏，他便把握機會，將早已準備好的淪陷區各省市辦理「移轉管轄」，所有行政人員一律準備辦理交代，聽候接受的一案，乘王克

敏氣得根本就沒聽清楚的時候，三言兩語，報告了個概梗，就此全場無異議的予以通過。

當天一散會，汪精衛便召見他的心腹爪牙李景武，這李景武是四川人，他的父親，便是戕害革命黨人最多的前清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他是汪精衛的爪牙，却和王克敏、王揖唐私交很好，因此，他在華北行政委員會任職，其實是在給汪精衛做工作。

汪精衛當面交代李景武，命他立即通知偽考試院長王揖唐，以「全國高等文官考試」即將於北平舉行，王揖唐以偽典試委員長的名義，尅日北上。偽典試長主持偽高考，不是要入闈的嗎？汪精衛就叫王揖唐在中南海入闈，不許輕離一步，切勿與外界接觸。表面上看，似為順理成章的事，然而，王揖唐和李景武，都互作會心的微笑，山雨欲來風滿樓，可知華北將有大變局了。

頭天會議席上草草通過的準備交代，聽候接收令，汪精衛快馬加鞭，第二天一早便以「明令」發表，「通飭」淪陷區各縣市。當日羣奸會議繼續舉行，討論其他「案件」，汪精衛却又裝得不動聲色，若無其事，一個勁兒的跟王克敏有說有笑，親親熱熱，使王克敏怒氣全消，又有點沾沾自喜，神采飛揚起來。一連多日，會議結束，王克敏與冲冲的和李景武同機飛回北平。他方抵達，一班「僚屬」便憂心忡忡的告訴他說：汪偽組織的「準備交代，聽候接收」明令來得大有蹊蹺。

華北五省各地大小漢奸官員，全都在阨陘不安，就心自家飯碗難保。

罵王揖唐不夠朋友

王克敏自己被蒙在鼓裏，反而以為他的部下疑神疑鬼，庸人自擾。為了使大小漢奸安心辦「公」，抵平次日，他便在北平外交大樓，召集所屬訓話，講了些南京會議經過，又斬釘截鐵的說：

「列位儘管安心任事，這一次南京會議所決定的『準備移交，聽候接收』令，祇不過是為了『移轉管轄』，所必經的一道手續而已。全『國』各縣市的人事，依然一仍舊貫，絕對不會有所更動。」

然而，當天晚上，就有王克敏的心腹，前來報告，和王克敏同機飛平的李景武，是日輕車簡從前往中南海「高考」闈場，會晤王揖唐，有所密談，而且竊竊私議，為時甚久。

王克敏一聽這個千真萬確的情報，當下不覺大吃一驚。他訝異的說：王揖唐以偽典試長的身份北上，主持偽高考，入闈「典試」，奉汪精衛之命不得擅離，不許與任何人接觸，原就是李景武告訴他的。王克敏正因為王揖唐一到北平便寸步難行，一人不見，所以才對這名勁敵絲毫不加防範。怎的李景武到北平後反會弁髦「法令」，自干「罪戾」，跑去跟奉「令」不准見客的王揖唐，私自晤面，接席密談起來了呢？汪精衛心黑手辣，王揖唐老奸巨滑，李景武詭計多端，莫不是王揖唐這一趟的北平行，果然有什麼不利於他自己的題外文章？

這麼想時，竟使計謀深沉的王克敏，驚出了

一身冷汗，看來那「移轉管轄」很可能會得弄假成真，自己部下的驚擾恐慌，尤非空穴來風，毫無來由。一着急，王克敏便連夜召集他的心腹幹部，漏夜籌商，如何肆應這突如其來的大風暴。揣測汪精衛、王揖唐所可能採取的行動，密籌緊急應變之方。

殊不知，汪精衛排斥王克敏，籌畫已久，面面俱到。王克敏一旦警覺，急籌對策，已是來不及了。那一天，李景武秘密訪晤王揖唐，正是向他宣佈汪精衛的那一記殺手鐮命王揖唐以偽考試院長兼任偽華北行政委員會委員長，王克敏逕予免職。然後，兩人便交頭接耳，噓噓喳喳，商量如何接收，如何逐走王克敏。果不其然，第二天上，汪精衛組偽政府，當大漢奸，最關重大的一項「人事任免」就發表了。

事起倉卒，使王克敏措手不及，如中晴天霹靂，坐了將近三年的北五省漢奸首腦「寶座」，便這麼糊裏糊塗的讓給了自己的「老丈人」。王揖唐在漢奸羣裏「平步青雲」，夙願得償，顯得好不躊躇滿志，彷彿一身的骨頭都輕了。汪精衛和王克敏鷓蚌相爭，漁翁得意的反是王揖唐。他甚至於比爬到他上頭的「女婿」王克敏更爲「體面風光」，因爲他比王克敏還多一個漢奸頭銜，他是以偽考試院院長兼任偽華北行政委員長的。

王克敏氣得發昏章第十一，他爲了表示自己「硬氣」，其實是茅坑裏的石頭，又硬又臭。王克敏一辦好移交，即日遷出他的石老娘胡同京寓，帶着他一刻不可輕離的艷妾小阿鳳，直飛青島，對外宣稱他從此靜心養病，杜門謝客。其實

，他時刻都在暗中活動，圖謀「東山再起」。有一次，偽膠海關監督秦通經以朋友身份往訪，王瞎子便不勝唏噓的說：

「想不到王揖唐那小子這麼不够朋友，我一時小覷了他，竟然敗於他之手！」

其間並不一字提及處心積慮，踢他下台的汪精衛，正是他爲往後再整垮王揖唐，重作馮婦，盤踞華北，預先埋下了的伏筆。

王揖唐是汪精衛籌劃年餘，費盡心機，不惜開罪王克敏及其後台，一手提拔起來的。在汪精衛的用意，抬出王揖唐，逐走王克敏，固然是爲了報王克敏當年諸多驕妄，妄自託大的一箭之仇。但是，更重要的還在於藉王揖唐之手，而將北五省的淪陷區地盤抓到自己手裏。所以他派李景武以偽考試院銓敘部長當他的私人代表，長駐北平，目的即在於負監視監督之責。

恭敬為服從之本

可是王揖唐原爲北洋政客，安福巨子，落水當了漢奸以後，積習難改，暮氣更深。他所需要的就祇漢奸臭名位，和白花花的大洋錢，除此以外便遇事推諉，諸多敷衍。汪精衛在南京據報：王揖唐就任偽職以後，頭一件事便是設置八大廳，不過他那八大廳却不是吳佩孚聞名全國的八大處，而是八間大會客廳之謂。八大廳設好，他便每天早晨八點半準時上班，八大廳裏擠滿了賓客，王揖唐就忙忙碌碌的週旋於八大廳的衆賓客之間。他一不辦公，二不批公文，到了中午便邀若干訪客，同席進餐，行政委員會的西餐得免費供

應。而王揖唐在席間旁若無人，高談闊論的，若非風花雪月，便是他的得意詩篇。

一頓午餐吃得太久，於是下午照例不見客，不辦事，如有緊急公務且待明日，而明日復明日日日皆如是，連日本人對他這種頹頹弛廢的作風都看不慣了，因而發出傳誦一時的慨歎：

「王克敏肯做事而不聽話，王揖唐能聽話而不做事。」

王揖唐豈祇能「聽話」而已，他對日本人的恭馴，着實令人感到了肉麻而有氣。有一次，日本華北駐屯軍參謀長渡邊中將來訪，辭出時，王揖唐親自恭送到外交大樓大門口，用清朝官吏謁見上司的禮節，揮下長袍捲袖，垂手肅立，再行日式整整九十度的鞠躬禮。這個醜態百出，大失身份的鏡頭，次日在報上赫然出現。李景武實在看不過，拿起報紙公然示王，質問他說：

「您這九十度的鞠躬禮，未免有失我們中國人的體面了吧。」

怎料得到，王揖唐竟會恬不知恥，當着衆僚屬的面，大發一段謬論，他振振有詞的答道：

「景武老弟，你有所不知，現在是日本人的世界，人家說是圓的，你敢說是扁的嗎？我告訴你，我一向認爲：恭敬爲順從之本！咱們表現得越恭敬，就越能討好日本人。只要日本人對咱們滿意，咱們把腦袋瓜子低下個尺兒八寸的，又有什麼關係？管他體面不體面，只求於我無損便了。亂世爲人，本來就不容易，何況處在咱們這樣的環境裏？誰有像我這樣，方可苟全。這便是大智若愚，笑罵由他，你怎想不透這層道理哩！」

連同爲漢奸的李景武，都幾乎爲之氣結。

爲華北行政委員會下設偽秘書、政務二廳。王揖唐的班底是偽秘書廳長李梅庵，合肥相國李鴻章之孫，爲人柔順，對王揖唐唯命是從。偽政務廳長夏肅初，貴州顯宦夏同龢之子，留學德日，懦弱無能，奴性尤深，和王揖唐是臭味相投，一丘之貉的奴才。政務廳之下有個事務處，堪稱權力機構，掌管警衛、會計、庶務等等，處長羅韻藻，是王揖唐的心腹，專門替他聚斂培克，搜刮錢財，他是直接聽命於王揖唐的。事務處可以管任何部門，任何部門却管不到事務處。

您也會有個誠字嗎

除此之外，還設有一批偽督辦，在汪偽政權開羅以前，這些督辦都是偽臨時政府的偽總長，汪記登台，方始更可職銜。王克敏當家時代，偽督辦還各有所司，王揖唐一旦挑了「大樑」，他們也就跟王揖唐一般的無事可辦了。這一幫人的地位起先和王揖唐不相上下，到王揖唐取代王克敏，成爲華北行政委員長，由於王揖唐人物委瑣，斯文掃地，任誰也瞧他不起。某次王揖唐循例召開行政會議，各督辦一體出席。王揖唐在衆人嘻笑怒罵聲中忽然正色的說：

「我王某人素來以誠待人，尤其是列位好友，希望列位也能以誠待我。」

一語方畢，座上的偽建設督辦殷桐，登時就接口問道：

「殷院長，您也會有個誠字嗎？」

有偽治安督辦齊燮元應聲說道：

「這話說得對！殷院長您素來就缺少一個『誠』字，反不如同僚之中；以誠待人的還大有人在咧！」

於是大笑闋堂，歷久不歇，照說這情景對於王揖唐委實難堪已極。然而他却絲毫不以爲意，在衆人轟笑不已之中曼聲的說：

「那裏那裏。」

王揖唐只知要錢，一事不辦，反以交際應酬，搪塞敷衍爲要務，搜刮錢財，到處揩油當正業，使所有的人都對他大起反感，王揖唐成爲抗戰期間羣奸之中笑話鬧得最多的一個。消息傳到南京，汪精衛很着急了，他命令李景武，對王揖唐嚴詞規勸，多方約束。因此，有那麼一天，李景武向王揖唐攤牌般的質問他說：

「祇聽說您一天要見多少客，從沒聽見您批過一件公事。像您這樣勞神耗時，不及正務，就行政效率而言，是否背道而施？」

然而，王揖唐的回答，却能使李景武瞠目結舌，無詞以對。他說：

「勞神耗時，不及正務，正是我目的之所在。如今我所求的，也就是要一事無成，在我的手裏解決不了任何問題。老弟台，我在宦海之中打了幾十年的滾，論行政經驗，我也得算是够豐富的了。根據我這好幾十年的閱歷，我早已參透了

一點：不論認真辦事與馬虎了事，都一般的是『苦恨年年壓金線，爲他人作嫁衣裳』。歸根結柢一句話：何苦呢？此所以，我的作風是官不妨做，辦事就不必太認真。必得這樣，才不至於吃虧。」

。

李景武實在是拿王揖唐無可奈何，他只好找個藉口，南下述職，當面向汪精衛報告種切。汪精衛聽後，雙眉緊皺，隨即召集親信幹部舉行會議，商討華北問題，究該如何使王揖唐幡然悔改，知所警惕，早日達成汪精衛賦予他的重大任務，——把北五省納入汪偽政權掌握。當時，有人建議先給王揖唐一記當頭棒喝，免他僞司法院長。於是，便由汪精衛私下作如下的表示：

「王揖唐先生就任華北行政委員長新職已久，原有之考試院院長一職，理當自行讓出，俾便位置他人。」

照理說，這幾句話傳到王揖唐的耳中，態勢已經是相當的嚴重了他必定會知難而退，自動請辭，有以保持顏面。然而，汪精衛的手條子一向相當的辣，他唯恐王揖唐對他的這一番話裝聾作啞，置若罔聞。另外又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是命李景武直接了當的通知王揖唐，僞考試院院長一職非辭不可，其二則放出空氣，他已內定陳中孚繼任僞考試院院長。

腐敗之最無恥之尤

李景武也認爲茲事體大，唯恐汪精衛的三斧頭，劈不開王揖唐軟絲絲的牛皮糖，那麼他的負責監視華北任務也就要宣告全盤失敗了。迫於無奈，他只好越俎代庖，按照汪精衛的指示，急電北平。却又霸王硬上弓，僞託王繼唐曾經「給過他委任狀」，赴京（南京）後代王揖唐請辭僞考試院院長一職，示意王揖唐，這僞試考院長一職非

辭不可。照李景武的想法：汪精衛是狐狸精，王揖唐也是老油條，只要點上一點，必然一點就醒。所以他想「刀切豆腐兩面光」，自己夾在中間，但求雙方保持顏面，李景武拍給王揖唐的電報說是：

「鈞座請辭考試院長一職，經職向主席（按指汪精衛）剴切陳明，已獲 主席勉予允准，且已決定由陳中孚先生繼任，乞即來電正式請辭，以全手續。」

然而，李景武用心良苦，想給王揖唐保留一點面子。王揖唐却偏偏好官我自爲之，不買他的這份人情。他把李景武的電報遍示左右親信，老大不高興的說：

「景武真是荒唐，糊塗！荒唐糊塗到了幾點。我幾時託他代辭考試院長的？」

王揖唐用上了裝聾作啞的施刀之計。南京那邊就不得不大張旗鼓，跟他拉下臉來攤牌了。首先，由汪精衛直接打電報給王揖唐，絕不容情催促他說：

「頃據李次長（按指李景武）面述尊意，決辭去司法院長一職，如何盼迅覆。」

急電去後，王揖唐仍舊老起臉皮置之不理。因此，汪精衛又命李景武再去一電，意思是加以催促，告訴他去職已成定局，休想靦顏戀棧。這一封電文說是：

「頃奉主席（按指汪精衛）面諭，囑轉達鈞座即辭考試院院長職，如何盼覆？詳情快郵另報。」

第一封電報還給王揖唐留點面子，命李景武

代他辭職。叵耐王揖唐不要面子祇求袂裏，來個不理不睬，置若罔聞，所以汪精衛命李景武拍發的第二封電報，便扯破了臉說是他下了「命令」叫王揖唐捲舖蓋。這一下王揖唐再想假癱假呆已無可能，他祇好乖乖的照辦，吩咐秘書廳擬稿請「辭」偽考試院長。不過，他連王克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的道理都不懂，還想辭去兼職繼續再撈那幾文實惠，他打個不花錢的公電給李景武，請他轉陳汪「主席」，讓他保留偽司法院長原所支領的一筆「機密費」，電去以後宛如石投大海，毫無反響。王揖唐正在跟的左右嘀咕，難道汪「主席」連這一點點面子都不賣？不上十天，王揖唐奉召飛京，出席會議。他在尚未請見汪精衛之前，先上了個簽呈，仍還是爲了偽考試院長機密費的問題，哀求苦惱，只要能月月領到錢就好。連汪精衛一看忍不住無名火起，援筆在原簽呈上批了兩個大字：

「無恥！」

次日，李景武因事謁汪，批了「無恥」二字的簽呈仍在桌上，汪精衛便順手遞給李景武看，一面直在搖頭太息，對王揖唐的「棺材裏伸手要錢」頗生感慨。李景武也覺得顏面無光，無詞以對。談好公事告辭，他一脚就到王揖唐的京寓，將他簽呈上的批語毫無保留的告訴了他。可是，王揖唐却毫不驚的反問李景武：

「你以爲我曉得了汪『主席』的批語以後，心中作何感想？」

李景武淡然的答了句：

「高深莫測。」

王揖唐却啞嘴直笑的說：

「人家稱我們爲『前後十八漢』（筆者註：十八名大漢奸也。）你，我，他，只怕全在其內。此所以，對這『恥』字之有無，也就大可不必斤斤較量了。我從前清混到現在，幾十年來，做人和做官的經驗敢說不弱於誰，照我的看法，無恥二字亦頗不易得，無論如何，無恥也是做人的手段之一啊。」

「主席」有令請你辭職

又次日，李景武見到了汪精衛，把王揖唐的一篇「無恥爲做人之本」論和盤托出，汪精衛聽了唯有搖頭苦笑，他說：

「像王揖唐這樣的人，真可以稱得上天下腐敗官僚之最，古今無恥之尤了。」

李景武鑒於汪王晤面在即，就怕雙方鬧得太僵，他自己夾在中間沒法打圓場，於是順水推舟的提出了建議：

「他這麼死皮賴臉，一時之間也拿他無可奈何。好歹他還是『華北行政首長』，終究也得敷衍敷衍。關於『院長』機密費的問題，橫豎不過多給他兩文罷了。還請『主席』破格恩准。」

汪精衛當時倒是點過了頭，却是想想又有點不大甘心，批上「無恥」的簽呈留中不發，王揖唐做賊心虛，終究不敢再請。祇不過，汪精衛爲了免使李景武左右爲難，他自掏腰包，在他自己的「特別費」中，每月撥二千元給王揖唐了事。

開完了會回到北平，王揖唐寒日飲水，點滴心頭，自己也曉得他的漢奸官職必定難保。於是

「怕只怕，孤的江山不久長」那句戲詞，就經常的掛在他的嘴上，哼唧哼唧。與此同時，王揖唐出乖露醜，為汪精衛所深惡痛絕的消息，蟄居青島，靜觀自得的王克敏，焉有不知之理？他自己報仇雪恨，捲土重來的時日業已來臨，立刻把握機會，上下活動。「皖系」的王揖唐得不着汪精衛撐腰，「日系」的王克敏可就顯得比他強多了。北平方面，偽華北行政委員會裏不乏王克敏的舊幹部、老班底，這一幫人都是鬱鬱「志」不得伸，對王揖唐恨甚深的。一旦得到老上司王克敏的指示，馬上就緊緊的攜起手來，散傳單，發快郵通電，種種手段，不一而足，紛紛向東洋主子揭發王揖唐的諸多罪狀。再加上王克敏在東京的後台老闊推波助瀾，倒王揖唐的風潮頓起。明明是二王政爭第二回合王克敏反敗為勝，佔盡上風，日本官方還像煞有介事的來上一次調查。

日方派與亞院北平機關長水磨，負責調查王揖唐被控貪污瀆職，廢弛公務一案，其結果當然是調查屬實，建議汪偽組織加以撤換。水磨機關長命李景武南下請示，徵求汪精衛的同意。李景武向王揖唐辭行，雖然不曾說明此行任務，可是王揖唐亦已得了風聲。自出任偽華北行政委員長後便對昔日好友李景武散而遠之，避面猶恐不及的王揖唐這時節却一改常態，跟李景武稱兄道弟，親熱之至了。他殷殷的拉李景武到他堂子胡同平寓「便飯」，親自把盞，頻頻勸飲，乘酒酣耳熱，逸興盪飛，王揖唐方才開門見山的說：

「景武老弟台，你此行任務重大，事關華北全局，咱們哥兒倆全都心裏明白。祇不過，做哥

哥的對你只有一個要求，你瞧瞧，如今已是瑞雪飛舞，歲聿雲暮，轉眼就快過年了。就算是個縣市級的小衙門吧，也沒有在過年時候辦交接的道理？所以我求你代我向南京方面美言幾句，交接的事，等過了陰曆年，開了春以後，明年二三月間再辦，好嗎？」

機密任務已經給王揖唐一語道破了，李景武無從否認，更是不便作肯定答覆。他只得支支吾吾，說他一定盡力設法轉圜。

李景武說話算話，確曾「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可是王揖唐待他去後，左思右想還是放不下心。他派偽政務廳長夏肅初跟蹤南下。這夏肅初本來就是個窩囊廢的角色，他專程赴京替王揖唐活動，根本就起不了半點作用。反是李景武在汪精衛跟前極力陳詞，多方緩頰，讓王揖唐等過年開春以後再辦交接。汪精衛當時唯恐王揖唐一旦戀棧會生波折，他堅決拒絕，不肯答應，他說：

「你最好勸揖唐趕緊辭職，免得舊事重演徒然給自己難堪。」

被捕受審大出風頭

心知華北二度改組已經無法挽回，李景武便退而求其次，代王揖唐提出另一請求：

「可否給他一個差使，或竟是一個名義，讓他面子上好看些？」

汪精衛以王揖唐取代王克敏時，給他的是雙料的特使官，以偽司法院長兼任偽華北行政委員長。這一回，他要王揖唐下台，却連一個差使、

一個名義也不肯給了。汪精衛一味拒絕如故，是禁不住李景武再四要求，磨到最後，他總算應允了給王揖唐留一點餘地，下令改派王揖唐為偽府委員。

偽華北行政委員會改組的電令剛剛發出，汪精衛便領略到了王瞎子王克敏的手段厲害，「神通廣大」，一封日本華北駐屯軍司令官寺內壽一大將的電報送到他的桌上，寺內壽一措詞婉轉，推荐王克敏繼任華北行政委員長，這無異是給汪精衛一項打擊，莫大諷刺。三年半以前汪精衛千方百計，好不容易攆走了王克敏，三年半以後他又自擱耳光，前倨後恭的請王克敏重作出岫之雲了。答應吧，不但攆奪華北五省地盤的巴望全部落空，而且自己也是大蝕面子。不答應呢，寺內壽一大將是日本皇軍佔領當局，即如汪精衛這樣的大漢奸也是惹他不起的。於是，汪精衛就唯有忍氣吞聲，嚥下這一盞苦汁。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從汪精衛成立偽組織到他一病不起，華北五省地盤始終跟他風馬牛不相及。

王揖唐在北平聽說王克敏即將重任偽華北行政委員長，又想起他跟他王克敏既為密友，復有「翁婿」關係，王克敏會得盡棄前嫌，讓他臨去秋波被起身砲大撈一票的。就由於抱着這樣的心理，王揖唐一面急急忙忙把偽華北行政委員會的公款公物往自己的家裏搬，一面跟東洋主子窮磨菇。辭職批准了以後，日方通知他在三天以內辦好交代，王揖唐却死氣擺裂要求給他三個禮拜的期限，磨來磨去，總算在第七天上交代清楚。只是，華北行政委員長早已被王揖唐搬空了，公款一

個子兒不剩，凡能值錢的公物一件也不留，連廚房裏存的米麵油鹽，庫房裏貯藏的煤油汽油，全都給他搬了個一乾二淨，點滴不存。

王揖唐做了三年又半的偽華北行政委員長，他所搜刮的財產，是個天文數字。民國三十四年二三月間，他以垂暮之年得了病，住進醫院，苟延殘喘。抗戰勝利，薄海同歡，肅奸令下，王揖唐被捕下獄，接受審判。這頭刁鑽狡猾的老狐狸，居然還能製造轟動全國的大新聞，使他又多活了兩年。原來他在受審時期，一味假裝病重，每次開庭，都用帆布床抬上法庭去。王揖唐就那樣在帆布床上躺着，既不起身，也不答腔。如此這般一連數月，法官竟拿他無可奈何。

後來，主審當局終於作了決定，再開一庭，決不讓王揖唐重施故伎，倘若他再不開口答訊，也要作視同缺席裁判的判決，確定他的叛國之罪。然而不曾想到，王揖唐在獄中廣結善緣，消息靈通。主審當局的決定他竟能「未卜而先知」。因此，在這一次受審的時候，他竟出人意料之外，突來驚人之筆，當承審法官何承焯問第一句話，王揖唐頓時便欠身而起，語音響亮，振振有詞的反詰庭上道：

「何承焯，你不配審我。華北淪陷時期，在我的手下任過事，尚且你不是地下工作者。你是我的部下，就是小漢奸，那有小漢奸審大漢奸的道理？你趕快給我迴避，讓政府另換法官前來審訊，我王某人自會語語吐實，有的是話要說！」

王揖唐這麼一嚷，庭上庭下一概為之驚駭莫

名，主審法官更是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嘖嘖嘖，宣告退庭改期再審。大漢奸居然斥退主審法官，簡直是天下奇談。新聞記者，大批旁聽者都鬧不清楚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爭先恐後趨詢王揖唐，老狐狸王揖唐却唇角匿笑，躺回帆布床上答道：

「明日列位看報，自知分曉。」

野玫瑰影射王克敏

果然，第二天在上海、天津兩地的「大公報」上，刊出了一則「王揖唐啟事」，有謂：

「查主審揖唐案件之審判長何承焯，曾任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所屬之法官訓練所教務主任，如謂揖唐係大漢奸，則該審判長為揖唐統治下之小漢奸。今以小漢奸而審大漢奸，天下後世其謂今世如何如世耶？」

啟事與新聞連日刊登，真是轟動遐邇，舉國皆知。何承焯曾在偽政府任職確為事實，因而給王揖唐抓住了把柄，兜心射了他一支冷箭。其後何承焯在受辱當庭之外，還遭到了停職的處分。王揖唐的死刑判決竟因法庭組織未能合法，經由最高法院予以撤銷，發回更審。這麼一拖，便是兩年之久，所以舉國的大漢奸之中，唯有無恥之尤王揖唐，能够拖到民國三十七年中秋節前方始伏法，臨刑之前，王揖唐被法警押出囚室，他混身猛烈抖戰，口口聲聲的喊：「我還要上訴咧，我還要上訴咧！」法警不理，他便聲淚俱下的大叫：

「求求 蔣主席開恩啊！」

王揖唐難逃國法，為他當漢奸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他死得很慘，身中七彈方始氣絕。

繼王揖唐之後，重任偽華北行政委員長的王克敏，他二度沐猴而冠為期無幾，抗戰勝利，國土重光，王克敏迅即被捕，關在北平城南河北高等法院第一監獄。不久，即因鴉片癮發又生了病，未經訊明罪狀便戾死獄中。抗戰時期演出次數最多，到處風行的多幕話劇「野玫瑰」，劇中的那名大漢奸便是影射王克敏，這部話劇後來還改拍成電影，是即為「天字第一號」。不過，劇中女主角若謂隱指小阿鳳，那就未免過於抬舉她了。（未完）

黎元洪傳

章君毅著

定價：拾捌元

本書將黎元洪一生自辛亥武昌起義至兩度出任北政府大總統，兼及政情秘聞，作公正翔實的記述，為最完整的一部黎元洪傳記。

六十年來的中國

王成聖著

定價：伍拾元

本書詳述中華民國開國迄今之全部史實，體制完備，立論謹嚴。平裝定價新台幣伍拾元。

購買以上各書請撥電話七七二四八〇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立即寄書